

今年年初，小区里新搬来了一家住户，据说是从宝岛台湾过来的。一家三口，男人自己当老板开了一家电子厂，女人则在家做全职太太，照顾孩子。因为男人总是很忙，而女人也不常出门，所以都几个月了，大家也不曾和他们打过交道，只不过偶尔在小区里遇见了，夫妻俩很有礼貌地冲我们点头微笑，十分友好的样子。

这天早晨，我去上班，刚走到楼底，忽然看见一群人正对着墙上的一张留言条议论纷纷。记得昨天下班时还没有这张纸条，看来是晚上悄悄张贴的。我凑上前一瞧，原来是《致三楼邻居的一封信》。三楼？我不禁一愣，三楼住的不正是那家台湾人吗？纸条上的内容是这样的：三楼的台湾朋友：您好！我们是生活在一栋楼里的邻里，虽然未曾相识，但最近却常常被您那优美动听的琴声所困扰。每天早晨六点，你的琴声就开始在小区上空飘荡，直到晚上十一点还未停止。在此，我谢谢你的琴声，它不仅陶冶了我的情操，更丰富了小区的精神文化；同

时，我也为你勤奋刻苦的精神所钦佩。

现在，有件小事想和您商量一下：你看能不能把你弹琴的时间稍微改变一下呢？毕竟，每个人都需要片刻的安宁。谢谢！

同楼的邻里上信的内容不长，但却接连出现了两个谢谢，足

以说明，写信人是非常有气度和礼貌的。其实，他所反映的情况我们也感同身受。但碍于面子，谁也不好意思开口去说。

第二天一早，走到楼底的时候，我突然发现那张纸条的下面多了一张新的留言条。从娟秀的字体来推测，留言人应该是那位台湾太太：上面的邻居：您好！首先，我为自己的疏忽而影响了您的正常生活说声“对不起”。因为孩子马上要参加考试了，所以最近加大了练琴的强度和时间，没想到却打扰了您的休息，真的很抱歉。以后，我会尽量选择

在大家上班的时候练习，然散去。味道馥郁却又清爽。

夏天夜晚，石库门里的邻居纷纷到街上乘凉。我喜欢呆在家中，点起一支檀香来，然后坐在竹躺椅上，摇着蒲扇，捧一本书，在檀香的清幽香气中，忘记暑热，读书常有心得。

现在，不仅买捧香很方便的事，而且有了电子香炉，好处除了方便，无灰，而且香料可自己配制，比之捧香，更适合当代人的生活状态。家中已有的电子香炉，一只仿青铜的，一只紫砂，还有一只青花瓷。仿青铜的感到作假，紫砂的略觉得暗沉，独喜欢青花瓷。不仅釉质细腻，而且胎薄轻巧。莹白一片、烟云一片、拱桥一座、小舟一叶，观之，仿佛是黄冈竹楼外的“风帆沙鸟，烟云竹树”的风景。

每次焚香，我总削几小片沉香在青花瓷香炉里，不久，便有清香飘逸而出。

如今小区窗外，虽然不再有乘凉人的声响，但社会生活越来越斑斓多彩，更多诱惑，撩人心动。这时，默然静坐，让一缕清香飘渺而至。不久，便气血平和，心不外驰。胸中丘壑，如明月秋水，幽雅澄澈。

在壮丽苍茫的天山，太阳很晚很晚才醒。司机是个维吾尔族小伙子，长得高高大大。天还未明，他便早早地把车停在我们下榻的乌市维吾尔自治区干部招待所，待我们上车时，才知他为了不打搅我们休息，已等了近一个小时，我端起他在车上沏好的茶，感到水杯里虽有天山的雪影，但边疆雪山消融的温情油然而生。

天池古称瑶池，距乌鲁木齐市仅百公里之遥，景区坐落在天山山脉东部博格达雪峰北侧，是新疆唯一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总面积约 160 平方公里，有着极为美丽奇特的“冰川、雪山、森里、草地、高山湖”画面组合。途中，我们应邀到维吾尔族阿不都老汉的毡房里作客。那一座座毡房坐落在公路边水草茂盛的地方，一条从天池流下来的

中午午休和晚饭后少弹或者不弹，最晚也不会超过晚上十点。

谢谢您的包容和理解，更谢谢您用“朋友”这个词来称呼我，虽然我们一家人来自台湾，但内心深处一直都真诚地希望能和大家成为朋友。同时，我也为拥有您这样文明友善的邻居而感到荣幸。

再次说声“对不起”，也真心地欢迎您来我家做客！

三楼敬上

回信的内容也不长，但接连出现了三次道歉，可见回信人的态度是非常诚恳的。

看完这两则留言，我的心里忽然暖暖的，小区里许多看过留言条的邻居们也都被深深感动了。的确，现在的交际空间越来越狭小，我们总对陌生人哪怕是仅一墙之隔的邻居都有心安理得的漠不关心。

渐渐地，温暖少了，感动少了，友爱少了，虚伪和欺骗却多了起来，人们形成了“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心理，这种心理设防像厚厚的一堵墙，把人们原本宽阔的心堵得严严实实的。其实，有时候，陌生人与亲

人之间只不过几步之遥的距离，就如同这两张言简意赅的留言条，字里行间中，让所有看过的人都倍感温馨和快乐。

周末，我们便主动登门拜访了三楼的台湾邻居。看见我们，女主人显得十分高兴，不仅热情地带领我们参观了她的家庭，介绍她可爱的女儿给我们认识，更亲自下厨做了地道好吃的台湾小吃招待我们。在愉悦的交谈中，我们能真实地感受到，与台湾同胞聊天，是那么亲切，那么放松，那么舒适，就如同与自己的家人谈心一样。

佛家常说，施与受同样是幸福的。我们生活在这环环相扣的社会里，给予他人适当的宽容和理解，也就是给自己一个幸福的机会。即使是个很小的善举，也会让这个世界上最温暖

补钙良药

最近，读到一篇保健文章，文章说，瘦的人容易得骨质疏松。为什么呢？因为瘦的人体重偏轻，“压”在人体骨头上的重量也轻，过轻的体重不利于骨密度的增强。文章最后建议：对于过分苗条的人来说，适当增加体重无疑是补钙的一大“秘方”。

如果人生没有抱负，没有压力，也会引起“体重”过轻，导致“骨质疏松”和人生的脆弱。

生活中，遇到压力并不可怕，适当的压力，有利于增加人生的“体重”，增强人生的“钙质”和“骨密度”，让人生变得坚强起来。因为人生有一剂叫压力的补钙良药。

一生相系

今年 3 月 31 日，我老伴因患心力衰竭，抢救医生束手，我感觉她的面颊渐渐凉了，全家呼天抢地，唤不回来了，她享年 91 岁，人说高寿了。我却不作如是想，我总觉得人生苦短，试想：在我抽屉里珍藏的我们的订婚证书、结婚证书、喜柬都还文字清晰，图案鲜明，怎么人却没有了呢？可见人的寿命不如一张纸。

我和老伴结婚 69 年，就划上句号，人说已超过钻石婚了，值得欣羡！我还是有别样想法。我们结婚时满堂喜幛凸显的灿灿金字明明是“百年好合”，我们却相爱 69 年，月老真亏欠我们了。

人生历程，万紫千红，千头万绪，有些事情难免淡化了，但有些情节镌刻心灵，毕生难忘，永不磨灭，如初识老伴和相系一生。

1937 年晚秋，抗战初期，我们在外求学或务工的人都回到了家乡同里镇，老伴的小哥是我同班同学。我按址前去造访，不意在天井里邂逅陈羽，她正在舀水洗砚台，只见她梳童花头、面颊红润，穿阴丹士林蓝布旗袍，脚上穿的是褐色皮鞋。我怯生生地看她的眼睛，只见她双目深邃、妩媚，隐含盈盈笑意。我敏感地领会到这是一种令人心情温暖的微笑、是友善的信号。小哥不在，由她代为接待，引领我登堂入室。

“恋爱就是一个偶然的机遇”（莎士比亚），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就是一个“缘”字，我面对这样一位清纯、温和、美丽的姑娘，自认为我已找到了伴我终身的另一半了。我们初次相见恰如故友重逢，聊不完的天，她见我这个上海回来的男生，与众不同，说话风趣，逗人发笑，颇有好感。稍后，我们两个都参加了同里镇青年战时服务团搞各种抗日救亡活动：我写壁报，及时报道抗战进展情况；陈羽参加演剧队，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她主演香姐，虽然初次演出，她能进入角色，声泪俱下，观众无不动容。后来，她想更直接服务抗战，便到吴江县伤兵医院去当护士。

后来我在病房里看到陈羽竟然已是一位成熟的护士，她面对战士血淋淋的伤口，熟练地洗涤、涂抹药膏、包扎纱布。这样一位娇滴滴的小姐，能这样坚强、无畏、干练，引起我无限景仰和爱慕。

家乡沦陷之前，我们两家先后迁沪定居，通过交往，我们两心相许，于 1943 年 6 月 21 日结婚，婚后我们共同意愿，憧憬要过沈三白和芸娘的那种生活，业余种种花草以书画自娱。

老伴是吴门画派沈怡庵先生的弟子。她学画入门后，似乎就怀着一种终生不渝的诚挚的热爱，何止“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我怕她劳累，就做书僮，事先帮她裁纸、熨纸、铺好画毡、洗涤砚台笔洗，样样都妥帖了，然后我就做她第一个读者。画好后，我帮她题款盖章。我拟刻一个押角图章，文曰：“妇唱夫随”，她不准许。往事只能回味。如今我看到画案、文房四宝，就会想起：有天晨光初露，老伴未及梳洗，云鬓零乱，就在南窗下作画的情景；看到了她的卧床，似乎就能听闻她病中的呻吟，我摸摸左边空着的软椅，难忘我夫妇并坐看电视温馨的夜晚……

与此同时，我也在搜索书籍，寻找关于死的定义的记载。找到了，【德】费希德说：“死亡之时就是一种崭新的更壮丽的生命诞生之时”。

但愿如此，但愿如此！

夜光杯

李冷路

彭敏敏

剪纸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

彭敏敏